

一次一次走兵营

□朱宝珠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,我常独自带着年幼的儿子去温州部队探亲。

初时,宁波到温州每天只有一班长途车,早上六点零五分发车。

我家住郊区,天蒙蒙亮就起来,赶头班车再转车,那肯定要误点。只好由弟弟扛着行李,背着儿子,步行送我去南站。

凌晨,四周静寂。送我的场景却很热闹,一路放肆地大声说笑,凑热闹的大黄狗蹦蹦跳跳后紧紧尾随。为抄近路,也曾沿着铁轨一步一跨行走在铁路枕木上。这样能省时一半。明知夜间没有火车经过,心里仍惴惴不安,好像火车随时会呼啸而来。

到温州要坐十个钟头的长途车,儿子尚幼,勉为其难。车子刚开到奉化,他就开始发问:“妈妈,到了吗?”这样一路的发问,直问得累了,我抱着他睡着了。很多次突然的急刹车,惊醒了他,睁着蒙眬的睡眠迷惑不解。“睡吧,是车子急刹车。”后来,丈夫的战友问儿子,“你怎么来的呀?”“乘急刹车来的。”他们先是愕然,继而哈哈大笑。

宁波到温州虽不是很遥远,但地貌起伏,群山迤逦。盘山公路又窄又陡,车子在半山腰的之字形路上绕来绕去时,就头晕目眩,浑身无力。

直至浙江604客船通航,往返于宁波温州,自此,探亲有了陆路、水路。丈夫的侄子每次都帮我买好船票,又送我母子上船,嘱托客运主任和当班乘警,在航行途中给予照应。儿子顽皮好动,不肯呆在狭小的客舱,眼睛一眨,就跑到甲板玩耍,被照应他的乘警几次拉回又几次跑出去。

604轮船起先航行平平稳稳,旅客说说笑笑很是舒适。过大陈披山海域,风浪特别大,虽减缓船速,但海浪还是一浪高过一浪袭来,轮船摇摆得桌上的物品都掉下来。

这时,母子静静躺在床上休息。持续三四个小时后,604船拐进温州湾,总算远离风浪区。船上通知开饭,同室的旅客刚晕过船,不想进食,我强打精神,陪儿子去餐厅吃饭。

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,604轮船稳稳靠上码头,远远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,一股暖流涌上心头,是孩子爸来接我们母子了。

此生最难忘、最不寻常的,是一次乘部

队高速炮艇到温州。

那是1980年夏天,丈夫到舟山执行任务,返回温州时,部队首长同意我随艇到温州度假。我带着孩子从宁波赶到定海等候。上艇前,看到满街叫卖的金塘李子实在诱人,买了大半脸盆以享口福。

上艇时,万里无云,天空是蔚蓝色的,大海是蔚蓝色的,真正见到了海天一色的美丽景象。心情特别好,我也尝试做一回“海军”了。

丈夫是艇长,他登上驾驶台,发出离泊号令,指挥解缆,操纵开船,炮艇徐徐驶离泊满舰、船的军港码头。我带着儿子坐在海图室,开心地吃着甜美的李子,透过小小的舷窗,贪婪观看海面上船来船往,点点白帆,隐隐绰绰的小岛。

可好景不长,一会儿就感到头皮发麻、头发晕、气喘、浑身冒冷汗。胃,翻江倒海似的难受。丈夫急忙下来送我到中舱,那笔陡的舷梯我咬牙攀下。他扶我在沙发上躺下,拎来铅桶,帮我系好安全带后迅速离开了。

舟山到温州,浙江604轮船要跑二十多小时,而高速炮艇只需七个小时。我感觉那艇左右摇摆着、倾斜着,飞速前进。要不是固定在沙发上的两条皮带把我紧紧系住,真不知有多少次会从沙发上滚下。我闭着眼睛,天昏地旋,头对着铅桶,吐了又吐。胃里东西吐光了,吐胃酸。持续折腾好几个小时。

不知何时起,服下的晕船药起了作用,头也不怎么晕了,迷迷糊糊睡着了。直至听到舱面传来“笃笃笃”脚步声,原来艇已靠上码头。

“妈——妈——”,儿子对着舷梯口大声喊。啊,总算熬到了。我来到甲板,深深地吸了口新鲜空气。

这时丈夫穿着出海防水服,从驾驶台下来。“不晕了?”丈夫对晕船司空见惯,把我视为晕船的“新兵”。也怪!晕船的人一踏上陆地,能走能吃,像什么事都未曾发生过。

终生只此一回乘高速炮艇,酣畅淋漓吐个痛快,晕个痛快,作为兵嫂,真是一次难得的锤炼。从那以后,也彻底根治了我晕车的毛病。



西瓜田边的渴望

□秦钦儿

村里蔡老三家的瓜田就在我家门口,头年种油菜,次年改种西瓜。田埂边搭了个瓜棚做样子,瓜主人很少来守夜,却拜托我的父母帮忙照看。这样一来,父母再三恐吓我:要是敢碰那些瓜,就折断你的指头!毕竟瓜田李下,何况人家还给予重托。

那时候的我跟着村里的野孩子干过不少坏事,刨苞、踩藕、拱荸荠、偷甘蔗、掰玉米棒子,或者趴田沟里,剥田埂上的嫩豌豆荚吃,剥到一颗豌豆米不剩,只留着空壳在藤上……没有零食的年代,乡村的孩子全都是田鼠,野地里到处打了地洞偷嘴,除了过嘴瘾,还过了“偷瘾”——干坏事总有一种自以为没人知道的侥幸的刺激。

我唯一没有偷过西瓜。西瓜就长在我眼皮底下,一天天欢快地成长。我以一种无比虔诚的耐心静候着,上学、放学,一天三趟地跑去看那些瓜。

从栽苗到抽蔓,开花、结果、成熟,直至采摘,整整三个月。那些瓜苗自从第一片叶子舒展起,迅速以包围之势在瓜田里肆意扩张,差不多铺满田垌了,就开始伸蔓了,许多细小的蔓丝卷曲着四处乱窜。第一朵雌花现蕾了,起先只是指头大一点的瓜蒂,末端兴奋地开出黄色的小花,继而花落了,西瓜渐渐长成拳头般大小,褪去白色绒毛,果实便以惊人的速度膨大,里面看不见的果瓢、汁液不断地鼓突、膨胀、充盈,直到将碧绿的瓜皮撑得滚圆油亮,裂出一道道花纹来才肯罢休。对了,西瓜就像那孕妇的肚皮,一天天大起来,却又是不动声色的——所有生命的成长成熟,似乎都是不动声色地悄然进行着。这会儿,那些颜色深绿的花纹正式宣布:要瓜熟蒂落了,分娩的时刻到了。这成熟的西瓜多像婴儿的即将临盆。

西瓜在我的看护下终于成熟了,完好无损。我在父母的监管下,愉快而有点遗憾地度过了那个没有偷到西瓜的夏天。想不到的是,瓜主人十分客气,为了答谢我们对西瓜的照看,挑了只最大的西瓜送给我们,哥哥几乎都抱不动它。那个大西瓜被吊在水井凉了一个晚上,第二天中午被剖开的时刻甚是激动人心。油绿的瓜皮上凝着凉凉的水汽,凉气直往眼睛里钻,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哥哥的一举一动,手起刀落,未及到底,西瓜自己裂开了,鲜红香甜的汁液不住地往外淌,红的瓢、黑的籽、青的皮、白的边,在那个炎热的正午,色泽鲜明地诱人。然而,因为生了一场青春期的重病,整个夏天我都被勒令禁止碰生冷食物。一家人兴高采烈地分享着那个大西瓜,唯独我,默默立在一旁,怎么也忍不回去的泪水,打着转儿在脸上流淌。

从春天到夏天,我的守望了两个季节的西瓜哟!当被要求将瓜皮捡到猪圈去喂猪的时候,捧着那些瓜皮,我几乎有些步履踉跄了。我眼里噙满了不争气的泪水,为那没吃到嘴的西瓜,为那漫长的守望。

那一年,我十二岁。在那个夏天,作别了一场对西瓜的盛大渴望。一个人对一桩事物向往了很久而未曾得到,便成为此生磨灭不去的记性。

总第6991期 配图 李夏天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